

真的「行得越快，死得越快」？

琴台聚
孫浩浩

傳媒界的前輩劉定堅先生，日前撰寫了一篇「王維基行得越快，死得越快」文章，題為：「王維基行得越快，死得越快」。作者在文中形容香港電視有如一台在黃金商場砌機的電腦，有高科技的軟件，可惜底板support不到，認為只要一開台，就會馬上徹底崩潰。

作者不看好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編導演來自TVB，但就沒有一個監製過檔，他認為TVB開劇全由監製主導，他們熟悉收視分析，知道甚麼劇種能搶收視，而王維基則只憑個人喜好來開劇。我想劉生不太清楚現今電視台的運作，開甚麼劇種好多時都只是由幾名高層決定，監製也不一定有實話事權的。

至於收視上的分析，根本不是甚麼天大的秘密，所有創作及製作部的同事，即使只是一個見習編劇，每天在公司一開電腦，都可以看到一早一晚以至整個星期的收視分佈，而部門會議每次都會有詳細的收視報告，包括每套劇集的觀眾年齡層、性別、影響收視的原因等，這些數據早已是公開的資料。而擁有這些數據，也不代表就能創製出爆燈收視的劇集，觀乎無綫近期的收視就能證明一切。相反，香港電視每個劇都會進行focus Group，得到觀眾第一手及最直接的反應，所掌握的資訊可能更為準確。

作者提出的另一點，指香港電視引入高價的攝影器材，消耗大量人手，加上實景拍攝，結果拍攝時間長，開支又大，而劇本中過萬字的口水對白，根本沒有空間讓導演演去運用鏡頭。這個論點需要建基於一班創作人和觀眾都沒有絲毫進步的大前提下才能成立的。港劇觀眾大量流失，足以

證明觀眾的要求已大大提高，他們不滿意現在的劇集水準，若果再不加改善，流失的只會更多。香港電視在之前進行的幾次focus group之中，觀眾對新引進的攝影器材及實景拍攝，基本上是一面倒的叫好，證明這些改進是有價值的。而製作及創作的同事也積極提升劇集水準，過萬字的口水對白將不復見。

是否「越早開台，就會死得越快」？在未有充足的準備下，開台確實存在危機，不過我更加擔心的，亦是作者在文中提到最正確的一點，就是香港電視仍未有播放的平台，但看電視的觀眾卻已大量流失。看電視是一種習慣，如果市民的習慣改變了，要重新召集他們歸位，所需的動力就更大。我認識的一些青年人，他們的家裡已經沒有電視機這種東西，有的只是電腦。

看過劉生這篇文章的同事，有的很勞氣，不甘被人看扁；有的則很是認同，承認我們的底板不足。世上有句話叫：驕兵必敗，但同時亦有句話叫：知恥近乎勇。在轉職這一年半的時間內，我最初也確實曾經做過驕兵，以為有人捧自己過癮，必定是勝人一籌，有過人之處，不過，幸好很快就認知到自己的不足，所以就努力改進。不過，究竟這段期間的努力令我們進步了多少？是否足以跟其他電視台作比較？法院已拒絕受理無綫的司法覆核，期望免費牌照早點落實，讓觀眾將客案告知我們。

很感激劉定堅先生這篇文章，因為文章不單引起了導演和編劇們的熱烈討論，更加令我覺得鬥志激昂，戰意十足，因為不想被人看扁，最好的方法就是以行動來證明。前輩，謝謝你。

愛上它就是好氣味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生果攤檔什麼生果都有，黃澄澄發亮的去皮菠蘿和芒果枇杷，紅滴滴誘人的蘋果火龍果，碧綠可人的西瓜青翠密瓜……百果七彩繽紛，美不勝收，怎不引人垂涎欲滴，可是嘛，偏偏最多人蜂擁選購的，居然是其貌不揚，身價驕貴渾身鋒刺釘霸王形象的榴槤！榴槤忽然霸佔大半個蔬果市場，真是不愧為果中之王了。記得它最初出現香港時，少人問津，並不是人人歡喜，而且像臭豆腐一樣，有人看到還掩鼻而過。可是不知怎的，漸漸給人改變觀感，很多曾經掩鼻而過甚至討厭它的朋友，還嗜過一口之後，就愛上了它；而且不是淺愛，還是深深的愛。一旦愛上了，不像其他生果一樣可有可無，它第一時間運到，就第一時間搶購，甚至沒上市的日子，迷上它的，還像想念情人般朝思暮想，彷彿給它下過降頭一樣。

喜歡它，自然認同「飄來榴槤之香，芬芳到嘴邊」那句歌詞；不喜歡，自然敬而遠之。這果王也不會是令人一見鍾情的寶貝，那些後來喜歡它的，總是像交上惡言誼友，初初很難對它親善，只是日子久了，才發覺它「言」出善意，多麼可親可愛，是愛得吻了它吃了它，能令你容光煥發肌膚柔美的「好友」；一旦愛上，就終身不離不棄。營養家說，一個榴槤一隻雞，不敢吃雞的日子，它尤其可貴。

喜歡榴槤的人，無不喜歡它的氣味，奇在它也忠心耿耿，甲吃它，就親甲，就算同嗜的乙，也受不住甲呼出來的氣味；乙吃時，甲亦然，「香」得十分私有化。未經任何口腔呼出來，還是有它獨特誘人喜愛的處女香。有次在超級市場買了個榴槤，順便也買了包從未試用過標註「全新美國柔韌配方」的V字牌紙巾，忽然發覺紙巾散放出來的氣味，一如街頭巷尾擺賣的什麼廉價化學香薰一樣惡俗噁喉，從而更加感覺到榴槤那股清新自然香氣之美。

為藝術而來的意外收穫

海闊天空
蘇狄嘉

瀨戶內國際祭的主辦當局，聰明地把藝術品零散分佈於島嶼之上，特意逼觀眾花上近半小時的路程，從一個look point走到另一個。這樣做的目的，是讓他們得以一睹平日掠過眼前，卻無暇欣賞的美景。藝術可能只吸引到一部分人，但美景的市場要大得多。於是，許多遊客為瀨戶內海的青山綠水驚嘆。他們為藝術而來，卻是帶著風景的口碑而去。

直島是瀨戶內海早享盛名的藝術小島，島上有安藤忠雄的地中美術館、草間彌生的大南瓜雕塑……過去三年，曾經二度遊直島，逐漸覺得直島的商業氣息過於濃厚，觀光客也太多、太擁擠，相較之下豐島可以好好放鬆，應該安排至少一天時間慢慢參觀的。

豐島雖然距離直島不遠，但知名度遠遠不如直島，惟島上有兩個藝術展品，絕對值得為了它們而長途跋涉的來一趟，親臨現場，用自己眼睛去感受體驗，才能領略到它們的奇妙設計。

森方里子的作品藏身被重竹林圍繞的森林深谷，一個形似半透明玻璃巨石的雕塑豎立在水池中央，雕塑身似有光源發亮，在靜默的環境中，彷彿感受到王維詩作《竹里館》的意境：「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回港後，在網上作資料搜尋，才知道這個藝術品的秘密，它是透過互聯網連接東京大學宇宙射線研究所，每當研究所記錄到超新星爆發，雕塑便會發出光芒！

彌足珍貴的情緒早已融入華夏民族的靈魂深處，江湖鄉野，市井坊間，幾乎隨處可見，莫不可歌可泣。由是，我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篇報道，說是一個省部級幹部培訓班上，老師要講興亡，學生卻想聽權謀。儘管「權謀」被美其名曰「管理」，可學生們的那點心思，如何瞞得過洞若觀火的先生？毋庸諱言，這便是歷史长河某個節點上的國情，也由此可見官民差異之一斑。

「封建亭」周圍，遍佈石碑。它們大小不一，形態各異，以中國黑、萬年青、漢白玉、印度紅花崗石為主，造型天然，全無雕飾，安放成趣，形成一座奇異的景觀石碑林。碑文選用歷史資料，多為人們耳熟能詳的現、當代海內外名人手筆，內容簡短，形式多樣，風格迥異，可謂百花齊放；詩詞歌賦，豪言佳句，吟嘆興亡，感慨滄桑，盡是吐懷激烈之作。我特地留意了一下，沒有發現專寫「大明」的。相反，為辛亥革命，為武昌起義題詠的卻比比皆是。這固然與碑林的建造主旨有關，甚至還可以說難脫跟風之嫌，但大江東去，「六朝舊事隨流水」，誰又能說推翻專制，嚮往民主不是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呢？

碑林書法字如其人，性格突出，極具觀賞性，而碑林之後則是「楚望台軍械庫」舊址。清末，湖北新軍在此設立軍械庫，時存大炮124門，步槍5.9萬支，為全國乃至遠東最大軍械庫。1911年10月10日夜，革命黨人在楚望台以北一千餘米的駐地（工程營）打響首義第一槍，隨後迅速佔領此處，楚望台因此成為起義軍佔領的第一個目標，後各路起義軍集結於此，一時間成了起義軍的大本營。起義軍在此補充彈藥後，向湖廣總督署、張彪的第八鎮司令部發起進攻……

百年前揚子江畔的那場硝煙早已散去，軍械庫原址也隨之無存，人們今天看到的，不過遺址上所立的一個文物保護標誌而已。軍械庫遺址以西，是一座當代大型群雕——「首義烽火」。它是專為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而創作的。群雕長25米，高6米，寬3.5米，採用現代立

體構成與寫實的手法，鏤雕與浮雕相結合，既有栩栩如生的起義軍將士，也有「中和門」（今「起義門」）、保安街等古老城垣與市井，夜幕中樹影婆娑，犬吠聲聲……觀賞它猶如穿過時空隧道身臨其境。作品匠心獨具，手法高超，視覺穿透，無聲交響，將起義前那異常緊張的氣氛渲染得令人喘不過氣來，如此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令人嘆為觀止。

氣勢磅礴的群雕南面，是連接起義門的一段古城牆。這段城牆雖是後世修復之物，但古風猶存，古韻仍在，值得玩味的地方並非滄桑田，而是它的堅不可摧和不堪一擊。城牆的東頭，垛口、煙台、丁望孔等一應俱全，牆體似乎牢不可破，而西端盡頭（起義門以西）則斷垣殘壁，傾倒頹廢，明顯的弱不禁風。魯迅先生詩云：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從秦始皇起，很多「人主」都曾忙不迭地高築牆，可是，那所謂固若金湯的城牆都擋住了誰呢？從不斷變幻的大王旗看，任誰都沒有阻擋得住。別說歷史潮流、人心背向、社會發展這些自然規律它阻擋不住，即便是李自成造反、吳三桂押送這類楚望台見證過的小小浪花它都徒喚奈何哩。

四面環顧，呵呵，楚望台真可謂故國遙望台，歷史風雲台，興亡見證台矣！



■武昌楚望台。

網上圖片

遙望帝京三千里——遊武昌楚望台

「登臨縱目，正故國晚秋……」遊楚望台那天，雖非「晚秋」，卻彷彿走近那個長達270年的封建王朝，王安石的名詞《桂枝香·金陵懷古》不期湧上心頭，詩人感慨萬端，一言難盡，「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衰草綠凝愁」。

一代名相並非神仙，這裡的「六朝舊事」自然不含「大明」。但是，歷史的重演，誰又能說全然超乎其外呢？嗟夫，270年何其漫長！而緘默的楚望台卻見證了這段由盛而衰，最終走向滅亡的歷史。

楚望台位於武昌梅家山，也即今日之「起義門」左側的山崗上。

相傳，元朝末年朱元璋進軍武昌，追剿陳友瓊殘部時曾駐蹕於此。陳理（陳友瓊次子）兵敗率部投降之日，朱元璋聞報喜得第六子。打了勝仗又得兒子，自然高興無比，朱元璋說：「子長，以楚封之」。朱元璋稱帝後，於洪武三年（1370年）兌現諾言，在其首次進行的封王建藩中，封這個娃兒（朱楨）為楚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已然成年的朱楨就藩武昌，在梅亭山（即今日梅家山）樹立「御制分封碑」，銘刻碑文，記載封王之事，並為之特建「封建亭」。

不言而喻，高調樹起「分封碑」除了感激皇恩浩蕩外，無疑還有它的弦外之音：在明爭暗鬥，處處暗藏殺機的皇室裡，朱楨要不要弄張護身符來罩在自己身上？進而要不要借它輻光養晦，表明自己當個楚王就已經很知足了，並無其他想法，更無覬覦大位的野心？

朱楨常在此徘徊，遙望帝京，懷念孩童時代在金陵的那段美好時光，既有對父皇之恩的感念，也有始終難以釋懷的困惑：將自己封在遠離帝京

的「楚國」，究竟是父皇的刻意庇護呢，還是聖心冷落，暗中邊緣化？父皇早已年過半百，戎馬一生，眼看盛年不再，而諸王（皇子們）莫不虎視眈眈……於是，這個小六子在「封建亭」之外又築起一座「楚望台」。

遙望帝京三千里，不難想見，朱楨的心情該是何等地複雜！

來到楚望台，首先見到的是半山坡上的一塊巨石碑。它自天然天成，昂首聳立。也不知何人匠心獨運，遠遠望去，此碑彷彿當年朝中大臣緊抱胸前的笏板。這種簡單的寫意變形，令我不禁為之一晒，曾幾何時，安徽農婦不識貨，竟將祖上的寶貝拿來當了豬食板！這種「文化的搞笑」，雖非刻意所為，卻無形中嘲弄了曾經不可一世的封建統治者。巨石碑正面，有文化部原部長孫家正題寫的「楚望台」三個鮮紅大字，字體後逸瀟灑，賞心悅目，可見功底不凡，與當今那種一無章法二無意境三無功底，令人作嘔的「三無官員體」不可同日而語。巨石碑背面，鐫刻着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原所長嚴昌洪撰寫的歷史考證資料《楚望台》。

巨石碑之後是陡峭的青石台階，拾級而上，便來到「封建亭」。此亭重簷八角，狀如電視劇裡張國立常戴的那種滿清皇冠，由8根立柱支撐着，看上去既灑脫不羈，又威風凜凜。亭內立着高約丈許的御制分封碑，不少遊客都在饒有興味地翹首觀看，有的還喃喃自語，似乎不將那碑文研究個透徹決不罷休。只可惜石碑不能言，否則，270年風雨滄桑，該是一個信息何等豐富的論壇？

眼前的情景着實讓我感嘆不已。自古以來中國布衣皆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這種

生命中的重

隨想國興

母親在送別時那輕輕揮動的手勢，等我們長後才驚覺是那麼沉重，原因是那手勢中洩露的愛意，是那麼重，重得如今思念時，仍然禁不住熱淚盈眶。

人本來都是輕的，但因為有愛，就變得重了。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最後變成不能承受的重。男主角本來對愛情很輕浮很輕佻很輕率，生活也輕鬆得很，就像以前所有的中產那樣，生活中不會出現重擔。

然而一旦有了愛，當愛人不能承受他以輕浮的態度來對待愛情時，她選擇離去。當她發現愛人離去時，輕鬆的感情立時變為沉重。他於是回去找她，但她回去的故鄉，已經不是原來的故鄉，生活的重擔變得過人而來。

生活輕時，愛情的態度是輕而薄。愛情重時，生活也變得重了。就像現今香港的中產一樣，生活本來過得優游輕鬆，但在環境的變遷中，原來的中產已變成貧窮，生活的擔子沉重地壓了下來。

戀愛是輕的，婚姻卻是重的。特別是有深愛的婚姻，要為愛人考慮很多的時候，更為沉重。以前賺的錢沒有很多多，但房租和物價卻飆升。以前兩個人吃餐飯，一百元有找，現在要雙倍也許還要加上零頭。從前的房租已上漲一倍，生活就不得不拮据。

中產在十多年前，生活是輕的。如今的中產，面對的卻是拋不開的重。生命的中重，原來都壓到本來生活輕鬆的中產頭上了。生命的中重，就是煩惱的根源，也是社會這些年來出現那麼多的對立的根源。因為減輕重的方法，是要做到無情。生命中必須面對的重，中年以上的中產階層，躲也躲不掉。

霍夫曼說，黃色橡皮鴨是公共藝術，「它帶來的是一種好心情，是成人也能有的童心喜悅，是巨大鮮黃的快樂。」原來，童心快樂、祥和踏實才是民心所向？

橡皮鴨的啟示

獨家風景呂書練

香港人出現「集體亢奮」，功勞居然是遠道而來的「客人」——由荷蘭概念藝術家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創作的巨型充氣「橡皮鴨」（Rubber Duck）。從造型上看，牠只是一隻小鴨子，但藝術家賦予牠龐大身形，相當於六層樓高，金黃色的外衣亮麗耀目，充滿陽光感，滑不留秋的身子圓潤、祥和，予人親切感。

藝術家往往充滿童心。但霍夫曼接受訪問時特別強調，創作跟童年經歷無關，因為自己的童年沒有鴨子，他甚至不喜歡鴨子。但他給自己的創作物賦予輕鬆的主題：「橡皮鴨沒有國籍、不分國界，沒有政治立場，從不歧視任何人。它就是友好和平的象徵。」

只是，巨鴨浮在就有象徵性的「海運大廈」對面海上，卻引起香港人的集體記憶——童年沐浴時有鴨子作伴。於是，除了兒童探訪玩伴外，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就回憶鴨伴，咀嚼歷史，形成意想不到的「鴨現象」。

橡皮鴨甚麼都不做，只是乖乖地「鴨」坐／浮在那裡，就已經產生這麼大的凝聚力 and 軟實力，連維港兩岸的高樓大廈都成為襯托牠的背景道具。大概沒有幾個人可以預測到，一隻造型普通的小鴨子居然奪走了特區所有風流人物的「鋒頭」，而贏得市民的熱心。

這令我聯想到另一隻童年夥伴——唐老鴨，他在迪士尼故事中以米老鼠的配角出現，卻被視為「失敗者」。因為他雖然有一副熱心腸，也有一批好朋友在左右，但脾氣暴躁，好與人爭執，喜歡誇大事實，經常為日常小事抱怨。這樣的性格也注定了牠生活中屢遭不順。

我也想起十年前政府花了逾九百萬元設計的「飛龍」，以及九年後再以逾千萬元加上藍綠彩帶的「新飛龍」，用以象徵香港是東西文化薈萃之地，宣傳「核心价值」等等，兩屆政府都引以為傲，結果卻毀譽參半。因為這隻龍飛鳳舞般的象徵物高高在上，遠離民間。

「阿杜」三招殺出馬路退馬，已出了下馬威，做人師傅之地位已保，以後可以再繼續「牙擦」了。阿杜在紐約唐人街「華青會」教拳以來，幸運的大小三五戰未衰過，這便是「一膽二力三功夫」之戰果，其實們心自問，本人實在沒什麼真材實料，小時所學拳法螳螂彈手麒麟步等都是強身健體之用，真正「埋牙」打起來，全部是「爛仔交」東西而已。

爛仔交

杜亦有道阿杜

好勇鬥狠少年時，常常「扮師傅」身在徒弟之前「打頭陣」，這着常常是膽博膽「埋牙之際」那三幾招，多數算狠和快，那三幾吓真是「得就得，唔得就死得」，自己一出手失着，身心受痛打退縮，五七個門徒就擁着上打群架，變成混戰兩敗俱傷，雙方各自撤退。事後雙方「牙擦」說重創了對方一拳一腳等等，這種「爛仔交」很少會出到刀棒「架生」互砍，搞出人命，有人入院就難收科，因此身為師傅那「埋牙」時之三幾招常常便是揚威之時。

雙方說「爛口」叫陣之後，一「開拖」雙方叫陣之人都勇猛互衝，有例互撲前出拳，本人例牌是「低樁」（因身形矮）鳳眼樁腰出直插對方心口下「小奄」位，因兩條肋骨之間容易插入，是弱點，如能一插中對方心窩，他會氣一點，隨即左右使出連環拳施了下半威，若第一招失着插不中對方，下盤之腳，邁前直踩，踩中對方膝蓋以下「上下五寸位」，他一定受痛跪低，如此嚴格說來，本人混了大半生不外一個江湖大混蛋，迄今垂垂老矣，回首往事，原來大半生靠的是胡胡混混，思前想後，亦可說人生是一頁大混帳，就養妻活女，直至今天雖無愧於心，卻也相當汗顏之至。